尚書誼略

周書十五

尚書誼略二十四

顧命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 孔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為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 馬曰洮洮髮也頮頮面也 孫星衍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淅米謂之洮汰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洮是淅米或當為沐稷說文沬洒面也又作頮云古文 相被冕服

憑玉几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孔曰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玉几明服袞冕憑
說文引作凭曰依几也讀若馮段玉裁曰凭是正字憑凡作馮者皆假借字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今本作憑後人所改中論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大命乃同召太保
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次傳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虎臣虎賁氏蔣廷錫曰芮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彤在西安府華州西南畢在長安縣西北衞今河南衞輝府淇縣毛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王曰嗚呼疾大
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傳曰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
恐不獲誓言嗣永樸案釋言矢誓也釋詁戾陳也釋文本作矢同是誓矢通矢即陳也吳汝綸曰誓言嗣謂立嗣茲予審訓命汝戴鈞衡曰呂覽注審慎也猶言敬訓命汝昔君文

王武王宣重光孫星衍曰宣顯也蔡曰重光猶云重華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吳汝綸曰詩傳麗數也李善文選注數猶禮也奠麗者定禮也則法也上屬為句肄肄猶棣棣詩傳棣棣富而閑習也謂躬習禮教用克達殷集大命朱駿聲曰遳讀撻彼殷武之撻在後之侗焦循曰論語孔注侗未成器之人蓋童字之假借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說文引此經云逾遂進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吳汝綸曰悟梧同字後漢書注梧支也爾尚明時朕言王念孫曰明勉時承並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新序承作時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曰釗康王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王引之曰夫人猶凡人蔡曰亂治也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戴鈞衡曰以猶使也貢馬作贛曰陷也王鳴盛曰贛從贛省聲贛讀若坎坎義為陷凡人為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吳汝綸曰非幾非法也小爾雅幾法也

呂祖謙曰成王將終示羣臣曾子將終示孟敬子皆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吳汝綸曰出綴衣者喪大記云疾病徹褻衣加新衣是其事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 吳汝綸曰俾從也爰於也 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吳汝綸曰王崩在路寢子釗亦在路寢矣逆于路寢門外者自路寢迎之出就翼室耳 延入翼室恤宅宗 傳曰翼室明室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 吳汝綸曰翼室之倚廬也喪大記君爲廬宮之爾雅宮謂之室故曰翼室喪大記凡非適子以於隱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天子正欲人屬目故曰明也士止二門倚廬向在中門外天子之廬不惟不在路寢亦並不在路寢夾室明矣上言逆子于路寢門外若不出此門何用迎耶或謂初喪未爲梁闇非也既殯而後居廬者士喪禮耳 丁卯命作册度 傳曰三日命史爲册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 孔曰下文升階卽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 吳汝綸曰此下爲見

廟策告之事史記所云三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者是也經不見入廟之文惟以作册度總目下事而以出廟門結之言策告則在廟可知言出廟則先入廟可知

越七日癸酉

鄭曰癸酉蓋大歛之明日也　孔曰乙丑崩於今九日矣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為八日故以癸酉為殯之明日

伯相命士須材

王曰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　蔡曰須取也　金履祥曰材物也如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類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皆士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事

狄設黼扆綴衣

傳曰狄下士扆屛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　孔曰釋宮云牖戶之閒謂之扆郭璞曰窗東戶西也考工記云畫繪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屛風置之扆地故名此物為黼扆　孫星衍曰綴衣蓋即中庸所云設其裳衣

牖間南嚮

孔曰牖謂窗也閒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閒也

敷重篾席

錢大昕曰古讀敷如布　馬曰篾纖蒻　王曰苹席蓋蕭席也

黼純

傳曰白黑雜繒為之

華玉仍几

鄭曰華五色玉也　傳曰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　孔曰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

仍几西序東嚮傳曰東西廂謂之序孔曰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吳汝綸曰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今傳作廂者傳寫之誤耳敷重底席馬曰底青蒲也綴純文貝仍几傳曰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孔曰貝者水蟲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傳曰豐莞孔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鳴盛曰詩箋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為異畫純鄭曰畫純似雲氣畫之為緣雕玉仍几傳曰雕刻雕西夾南嚮傳曰西廂夾室之前孔曰下傳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吳汝綸曰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李巡云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郭璞並云夾室前堂此西夾即所謂夾室前堂故傳謂之西廂是也小堂之後即夾室亦謂之房鄭特牲禮注房當夾北是也說者以東夾無坐為即居喪之翼室此由不

知爲廟中几筵耳考曾子問天子崩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此時羣祖皆在一廟故徧布几筵以羣祖臨之也牖閒南嚮者太祖也東西序則文武也西夾則羣祖也其東夾無坐者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也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此經但有西夾與此正同

敷重筍席馬曰筍箬箬　王鳴盛曰說文箬字注云竹箬也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玄紛純鄭曰以玄組爲之緣　王鳴盛曰司几筵注紛如綬說文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漆仍几越玉五重戴鈞衡曰越惟也陳大猷曰玉一雙曰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

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胤也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寶說文作宲　吳汝綸曰說文引陳宲赤刀連文則陳寶爲一物也廣雅陳寶刀也　王闓運曰大訓洪範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鄭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　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左右塾前北面　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　段玉裁曰周禮儀禮禮記輅皆作路此輅字必後人所改論語乘般之輅亦是俗字

二人雀弁執惠

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立于畢門之內

家惜抱府君曰畢門者廟之內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　吳汝綸曰畢者所以助匕鬯之用廟中所有事也祭門之謂畢門義蓋取此

四人綦弁

綦馬作騏曰靑黑色

執戈上刃

鄭曰戈卽今之句孑戟

夾兩階戺

傳曰

堂廉曰圮孔曰廉者棱也立在堂下迎于堂棱

一人冕

傳曰冕皆大夫也孔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弁也冕在堂上弁在堂下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孔曰此立于東堂西堂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傳曰立于東西下之階上孔曰垂是遠外之名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也

一人冕執銳

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說文引此經銳作鈗曰侍臣所執兵也讀若允段玉裁曰玉篇廣韻皆無鈗字有銳字云矛也釋文銳以稅反亦不言說文作鈗張佖校漢書始引之同徐楚金本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本補此字

立于側階

傳曰側階北下立階上孔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呂祖謙

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則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鄭曰麻冕三十升布冠也黼裳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王及羣臣告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為後繼統事於宗廟故受冊用之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統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乃受銅瑁明為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鄭曰蟻謂色玄也　孔曰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

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王夫之曰所即之位以子受命於父之義求之則與冠禮相通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　即位則於阼者正其爲主所謂踐阼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孔曰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言是常祭服

太保承介圭

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孔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是彼鎮圭

上宗奉同瑁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說文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　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酒者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　江聲曰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酒器圭瓚是宗廟中酌鬱鬯以祼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　孫星衍曰同今文作銅銅即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取金精王德之

意是錫即因玉瓚之飾以金爲名　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　說文曰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　馬其昶曰下言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知天子必以同秉圭以獻矣天子所秉之圭即太保所承之介圭參驗上下文義自明易言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故奉同以承先祀奉瑁以合諸侯嗣王傳重莫大乎是

由阼階隮　孔曰東階也以卑故不嫌爲主人　馬其昶曰介圭同瑁告傳世重祭故由阼階

太史秉書　傳曰持冊書顧命

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曰御猶嚮也　王鳴盛曰御御即迓字迓迎也　馬其昶曰王時已即阼階之位故由賓階上正與王嚮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傳曰大君所道稱揚終命

命汝嗣訓　馬其昶曰即所謂嗣守文武大訓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王曰大卞大法　王鳴盛曰漢成帝紀卞射應劭曰皮卞而射也是卞即弁弁有法制故訓法　永樸案釋詁率循也率循二字連文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蔡曰亂治也馬其昶曰而讀柔遠能邇之能能者善也而亂善治也吳汝綸曰左傳杜注忌畏也

乃受同瑁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則受一太保介圭可知

王三宿三祭三咤

傳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孔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咤說文引作詫云奠爵酒也孫星衍曰咤馬作詫見釋文咤俗字汪烜曰此告受命非祭故止三獻

上宗曰饗

金履祥曰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

太保受同降

吳汝綸曰此是受王所受之同

盥

吳汝綸曰此一字爲句爲將酢故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

傳曰半圭曰璋孔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王夫之曰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同而加璋重

嗣王也酢者賓答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享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爲主也

授宗人同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宗人供太保　王夫之曰太保代王以酢神授宗人而不奉太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祭之王酢孝子受爵故宗人代王受也

拜王荅拜王夫之曰拜者拜送酢酒王荅拜者荅酢拜也

太保受同王夫之曰又一異同

祭嚌宅說文引此經曰嚌嘗也　金履祥曰宅亦當作咤　王夫之曰此祭乃祭始制飲食之人太保受同而祭而嚌而奠於其位不卒飲者凶也祭且嚌者臣異於子以敬殺哀也　馬其昶曰鄭注司尊彝云臣獻尸尸不醋臣臣自醋也是太保既酢王亦必飲福酒以自酢

授宗人同王夫之曰禮畢反同不復舉也

拜王荅拜馬其昶曰受神既拜謝王也

太保降收傳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諸侯出廟門俟傳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

王出在應門之內吳汝綸曰出者出廟門也此上在廟此下在朝　王鳴盛曰考天子諸侯

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皐門內庫門外爲外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此云王在應門之內正治朝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皆布乘黃朱孔曰四馬曰乘　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　錢時曰布乘者二王之後布黃朱者他諸侯如言篚厥元黃也

賓稱奉圭兼幣孔廣森曰賓讀爲擯王鳴盛曰說文引周書曰稱奉介主詩以其介主入覲于王是諸侯有介主　吳汝綸曰稱奉連文　蔡曰稱舉也

曰一二臣衛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

敢執壤奠吳汝綸曰禮記注奠猶獻也壤奠猶土貢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蔡曰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且答拜正其爲後　吳汝綸曰左傳君義嗣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林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
伯故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皇天改大邦殷之
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汪烜曰須江周氏云顧書羑善也此蓋蒙上文言惟我周文武
大受而善順之克恤西土戴鈞衡曰漢書注恤安也孔曰特言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惟
新陟王畢協賞罰蔡曰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江聲曰新陟猶後世言大行說苑夫有
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下引此經戡定
厥功孫星衍曰釋詁戡克也用敷遺後人休永樸案詩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作敷云
大也休慶也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曰高德
之祖謂文王也戴鈞衡曰左傳杜注寡特也朱子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止是整
齊民眾蔡曰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苟不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陳

樂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易弛而弱流弊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孔曰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惟予一人釗報誥孫星衍曰以麻冕黼裳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予一人蔡曰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戴鈞衡曰丕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馬其昶曰爾雅務侮也咎病也左傳孟孫爲成之病注病謂民貧困不務咎文王不侮鰥寡也厎至齊信戴鈞衡曰厎至猶言推極釋言齊中也中忠通齊信卽忠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戴鈞衡曰家語王注端始也皇天用訓厥道江聲曰訓順同字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王念孫曰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下胥既顧亦

誥相與顧在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王引之曰周官禮記注並云綏當爲緌釋詁緌繼也　戴鈞衡曰十四字爲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戴鈞衡曰恤安也言承安其善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林之奇曰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人之不睹而事之不顯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宮寺之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爲宦官立者七君其本半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葉適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此篇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羅敦仁曰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袞冕大袞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前即吉無時而可於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　永楼案禮有文有賓喪之不食稻不衣錦文也中心悲哀賓也文有時可易而實則不可一日忘故古人有疾皆飲酒食肉天子受顧命即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暫釋凶服其義與有疾飲酒食肉正同

周書十五

尙書誼略二十四

費誓　序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
誓　史記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

封于魯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　馬其昶日攝政初年淮夷三監同叛至是成王即政淮夷徐戎再叛於是魯侯伐之作費誓史公為文連綴類敘非以兩事為出一時　孔曰鄭以為費誓在呂刑前蓋以時代相次故繫此篇於成王事後　段玉裁日費大傳作鮮史記作肸集解引徐廣云一作獮鮮肸獨三字雙聲今文也說文周禮禮記注並作柴古文也　王鳴盛曰柴為魯東郊之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為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為國後并於魯為季氏邑漢為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去曲阜三百里非作誓地

公曰嗟人無譁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引之曰徂讀為且且今也　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陳師凱曰魯亦在徐州境內禹貢於徐

州有淮夷蠙珠之貢徐戎亦其類也蔣廷錫曰徐戎在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善敹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鄭曰敹謂穿徹之敽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傳曰甲鎧胄兜鍪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刄無敢不善傳曰鍛鍊磨礪今惟淫舍牿傳曰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曾國藩曰淫讀如左傳淫芻蕘者之淫縱之也杜乃擭敜乃穽王曰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墜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孔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　蔡曰此除道路之事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曰風走逸臣妾斯役之屬也　孔曰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馬其昶曰此言敵境之牲畜子女毋得貪功俘獲勿敢越逐傳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祗復之吳汝綸曰小爾雅復白也我商賚汝傳曰商度　釋文商徐音章　段玉裁曰仙民謂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歷志云商之為

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　王鳴盛曰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蔡曰有故劫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吳汝綸曰垣牆謂壁壘

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下引此經峙乃糗糧孔曰峙具也預具米粟謂之儲峙　鄭曰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無敢不逮傳曰逮及汝則有大刑馬曰大刑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　孔曰三郊謂三鄉也　孫星衍曰小司徒疏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備餘有徧境之法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傳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

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並發故悉起鄉遂之兵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魯國百里郊當在二十里之外

峙乃楨榦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甲戌我惟築孔曰期以至日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王夫之曰殺色界反○永樂業無餘即大刑疑可減故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鄭曰茭乾芻也傳曰供軍牛馬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蔡曰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 呂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驛騷載於常武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薛季宣曰伯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警廢嚴肅以勤則單無侵掠戰守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榦畢集而申之以戒令警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眾

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第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孔子錄於周書之末同於王者之師也

周書十六

周書十七　　尚書證略二十六

呂刑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鄭曰書説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孔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今按詩云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史伯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吳汝綸曰序云訓夏贖刑訓順同字順者從也唐律疏引大傳云夏刑三千條今呂刑從之是從夏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

耄漢書引作眊　孫星衍曰史記甫侯言於王以命爲言讀王字上屬鄭緇衣注云傳説作書以命高宗　吳汝綸曰廣雅命告也序呂命穆王命亦訓告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此經云享國者周之享國也史記武王伐殷後七年崩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三統歷昭王無年數近人姚文田以歷法推史記竹書則穆王元年上距武王克殷正九十年此言百年猶云周興百年耳耄眊之借字遺作耗　馬其昶曰享國百年耗[illegible][illegible]國勞衰耗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

荒服不至周遂作甫刑之辟是說其義高祖功臣年表序云耗矣罔亦少密焉是擬此文也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傳曰度時世所宜以治天下蘇軾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王曰吳汝綸曰此上呂侯告王之辭此下王告諸侯之辭若古有訓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蚩尤惟始作亂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延及于平民孫星衍曰詩箋平齊等也平民謂齊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馬曰鴟輕也孫星衍曰釋詁蚩輕也鴟與蚩聲相近奪攘矯虔說文奪作敓曰強取也段玉裁曰大傳亦作敓敓奪通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攘撓擾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王鳴盛曰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三苗九黎之後也法言播其

虐於黎苗吳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
恭皆以黎苗為一類而非即一人與鄭合　馬其昶曰
三苗為九黎後無疑經不曰黎君曰苗民者蓋從其後
稱鄭注緇衣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是苗
民固諸侯也高宗肜日以民指高宗酒誥以民指紂
鄭注坊記先民曰上古之君也苗雖諸侯稱民無嫌　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　吳汝綸曰名之為法也　緇衣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
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
其世也　墨子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
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
也是以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之
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鄭曰椓謂椓破陰黥謂黥黥人面苗民大為此
四刑者言其特深刻與於皐陶之為　許謙曰苗專以刑為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
乃越
茲麗刑并制　鄭曰麗施也　吳汝綸曰禮記注并猶專也制斷也
罔差有辭　蔡曰不復

以曲直之辭爲差別民興胥漸王引之曰漸詐欺也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泯泯棼棼王鳴盛曰周書祭公篇泯泯棼棼孔晁注泯棼亂也罔中于信孔曰中猶當也言無與信義合者以覆詛盟傳曰以反背詛盟之約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方論衡引作旁王引之曰旁溥也偏也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林之奇以刑字上屬讀馬其昶曰下刑言有德惟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孔曰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言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永樸案表記以下文皇帝爲虞舜然舜竄三苗時堯固未殂落如鄭說與楚語表記皆合報虐以威論衡引此經曰虐威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孫星衍曰言民罔不寃賊民興胥漸既已惡矣苗民用威報之也詞若以暴易暴遏絕苗民無世在下馬其昶曰

鄭謂顓頊誅九黎是過絕也分流其子孫是無世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國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中論厤數篇云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馬其昶曰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是九黎重刑乃上效蚩尤其瀆神亦效蚩尤所爲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傳曰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洪頤煊曰蓋害同聲通用爾雅皆以蓋裂也釋文舍人本作害馬其昶曰羣后即下三后上溯顓頊下至虞廷故云逮也此羣后指禹稷等故知下言皇帝爲虞帝矣墨子引羣后之逮十四字在有辭于苗之下亦以禹稷皋陶說之是其證永樸案羣后之逮在下蓋倒文下猶後也若曰逮在後之羣后焉耳孔疏以鄭說顓頊之事爲止於罔有降格是則羣后之逮十四字固指唐虞時言之無可疑也

皇帝清問下民

馬曰清問清訊

鰥寡有辭于苗

蔡曰有辭聲苗之過也

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表記引此經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孫星衍曰恤憂也功事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蔡曰典禮也孫星衍曰折制聲相近陶潛四八目引折亦作制戴鈞衡曰惟猶以也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繫之其為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悊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漢書刑法志引此經曰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陳師凱曰即釋水所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王念孫曰廣雅農勉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戴鈞衡曰惟猶乃也法言務在殷民阜財注殷富墨子引此經曰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傳曰皋陶作士呂祖謙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者蓋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

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也後漢書梁統引此經中作衷曰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以教祗德傳曰以教民爲敬德白虎通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下引此經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吳汝綸曰之猶是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傳曰以治于民輔成常教典獄傳曰主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王引之曰詩傳富福也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下引此經鄭注忌之言戒也王引之曰擇讀爲殬說文殬敗也殬擇古之同音惟克天德孫星衍曰克肩也自作元命配享在下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孔曰斷獄均平者必壽命長久天命由己而立蘇軾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汪烜曰此就典獄者之身言之與苗民之無世在下相對王曰嗟四方司

政典獄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惟作天牧呂祖謙曰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　馬其昶曰此猶言作天牧者非爾乎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播施也不衍字迪道也　蔡曰舍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　孔曰言當效伯夷受令名也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吳汝綸曰麗數也謂科條也庶威謂在位用威之人猶上文之言庶戮矣上帝不蠲蔡曰上帝不蠲貨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傳曰無以辭于天罰乃絕厥世孔曰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蔡曰此告同姓諸侯也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王引之曰格嘏嘏通見鄭禮注戴鈞衡曰王篇嘏罔也嘏命猶召誥言永命君奭言罔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孔曰慰安也戴鈞衡曰釋文曰一作曰由自也言汝今罔不自安曰勤汝罔有戒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後漢書楊賜曰天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戴鈞衡曰齊同也俾從也言天心同乎人心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閒其幾甚速馬其昶曰終者終天命洪範所謂考終命也不終者而能終之是在人爲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王引之曰休喜也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爲威屈不爲勢尊也雖休勿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傳曰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炎曰刑當輕而輕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孔叢子引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成獄其防煩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馬其昶曰不終者乃絕厥世終者其寧惟永　左傳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下引此經　荀子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下引此經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鄭作詳曰審察之也蔡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馬曰度造謀也墨子引此經曰王言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　史記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　孫星衍曰墨子何擇言人言當爲吉字何度非及言何及兪王史記度作居及作宜者古宅通度義又爲居言何所慮之非其義乎亦與墨子之說相近　潛夫論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

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下引此經兩造具備傳曰兩謂囚證錢
大昕曰史記集解造一作遭兩遭猶言兩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師聽五辭傳曰眾獄官共聽其
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正于五刑蔡曰正質也五刑
不簡傳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正于五罰五罰不服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
五過吳汝綸曰五過謂聽訟者有五等失誤郎所云官反內貨來也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來馬作求曰有求請賕也蔡曰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
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其罪惟均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其審克之
克漢書引作核段玉裁曰克核古音同部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其審克之簡孚有
眾孫星衍曰郎王制所云疑獄氾與眾共之也惟貌有稽孔曰察其貌者郎周禮五聽辭聽色

聽氣聽耳聽目聽也戴鈞衡曰有讀曰又　無簡不聽吳汝綸曰鄭注王制云不蘂不論以為罪也無簡者不核也　具嚴天威史記具作其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孔曰此傳黃鐵舜典傳黃金皆是銅古人贖罪皆用銅　吳汝綸曰大元注閱簡也閱實簡孚審克文變而義皆同　大傳非其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曰截鼻曰劓倍百為二百鍰　大傳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　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大傳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傳曰死刑也　大傳降畔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後漢書陳寵曰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傳曰比方孔曰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 夏侯曰比如今律無明文許用例也

無僭亂辭孫星衍曰詩傳僭差也說文辭訟也漢書路溫舒傳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四辭及決獄之辭也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孫星衍曰不行者謂鑄除之法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時之法也 馬其昶曰周禮宮罪五百今三百殺罪五百今二百是周初刑律穆王時多有鑄除不行者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江聲曰說文𠬝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 蔡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

上刑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張行成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鬭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陳鵬飛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罵然所罵父兄非適重乎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蔡曰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　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大傳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敎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敢犯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傳曰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善　大傳曰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蔡曰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非侫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傳曰非口才可斷獄惟平良可斷獄　黃度曰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　李杞曰罔

差有辭者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之差別也　馬其昶曰從順也聽訟者能察其辭則不順者于
順矣　大傳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　中論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
數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哀敬折獄**大傳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
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寍失有罪
與其增以有罪寍失過以有赦又引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
矜哲獄　孫星衍曰敬與矜聲相近哲卽折假音字**明啟刑書胥占**孫星衍曰啟奭通說文省
視也　蔡曰與眾占度**咸庶中正**吳汝綸曰貫遠國語注庶冀也**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吳汝綸曰獄定謂之成禮記獄成有司讞于公周禮司寇囊其
成于朝孚猶今言信讞　王引之曰成與輸對文廣雅輸更也獄辭有不實者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

所謂平反也
其刑上備有幷兩刑大傳小罪勿兼　馬其昶曰幷兩刑承輸而孚言也輸者變更已成之獄必將原議之刑與平反之刑備列以待上之決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蔡曰此總告之也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馬曰相助也
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孔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己曲彼搆辭誣人特難聽也邱濬曰俗所謂一面之辭
民之亂傳曰民之所以治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吳汝綸曰中聽平聽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莊述祖曰家當作嫁賣也見高誘戰國策注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蔡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大傳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有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劉逢祿曰上言五過之疵此獨申言惟貨蓋賄尤易犯且方訓贖刑恐人引比輕重鬻獄尤多也
報以庶尤說文引此經尤作訧曰罪也
永畏惟罰陳喬樅曰報以庶尤者言貪賕枉法將爲天所罰下

文天罰不極是也

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戴鈞衡曰攷工記注中均也馬其昶曰在察也言天網恢恢疏而不猶人當顧諟天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吳汝綸曰極至也庶民猶言眾人

王曰嗚呼嗣孫

蔡曰此詔來世也

今往何監非德

戴鈞衡曰今往句何監非德句與何擇非人同

于民之中

戴鈞衡曰中即周禮士師受中小司寇登中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

王引之曰哲讀為折上折民惟刑墨子作哲哀敬折獄大傳作哲哲人惟刑猶折民惟刑

無蠲之辭

徐僑曰辭之來紛然無有蠲界

屬于五極

吳澄曰屬猶附著也蔡曰五極五刑也汪烜曰五刑言五極猶洪範云六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

吳汝綸曰釋言師人也嘉師猶言良民

監于茲祥刑

戴鈞衡曰監于茲句祥讀曰詳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此穆王巡游無度為此一切歛財之計愚以為未然熟讀此書哀矜憫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當貨之戒則其不為歛財設也審矣鬻獄末世暴君污吏

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予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
自有在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罰之中疑
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
閔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疑則贖皆當閔其實也
周時文煩俗敝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行
之則舉足觸穽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
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
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一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
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
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
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上下比罪上
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
不相悖也　家惜抱府君曰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
無所疑於當法與無所疑於不當法與無所疑於適輕
下服者皆易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
罪矣刑則懼黥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
等則入流流減等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也古用肉
刑苟自死減而宮自宮減而剕劓其輕者猶未甚輕也
故金贖之法與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備天下察獄
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書而設此以全民命其於漢

張敞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
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薄法不行於四
夷能投之罪入而流辟裔土平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
流宥且其時去成康未遠民尚蒙授田於君貧富未至
懲絕雖金贖千鍰得罪之家猶必可辨也後世則有十
金之奎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東矢乃聽民獄訟及
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仲而疑罪必不獲赦矣
至於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於周此古今之變也
不得以是議呂侯為法之非也　吾弟永概曰穆王末
年當時治刑者必喜為刻深輕入人罪而斬刈之故命
呂侯為相更革其太甚而反復誥誡之如此且其意以
為剿則椓黥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道以德為本
以禮為用以安養民為事刑者不得已耳何得謂開後
世枉法黥獄之始也孔子曰呂刑可以觀誡亦觀王所
誥誡如官反貨內來云爾不可遂以作修刑辟為誡也
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謂時有亂政始作刑以正之禹刑必述
之禹湯刑必逃之湯九刑為亂政禹湯亦有亂政乎且
其意恃人不恃書與呂刑之人刑於禮皆知本之言孔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耻其即
錄是篇之意也夫

周書十七

文侯之命　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史記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新序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　孫星衍曰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無平字　吳汝綸曰左傳載范宣子曰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若平王時有之宣子豈宜數典而忘邪　永樸案左傳載命仇辭云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此篇無之明所命者仇爲重耳

王若曰父義和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馬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吳汝綸曰此襄王因文公之功而號之爲義和也武丁得說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西伯得呂尙號之曰太公望齊桓公號管仲曰仲父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　汪烜曰以下述先世之盛丕顯文武傳曰文王武王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馬曰上謂天下謂人　吳汝綸曰敷猶徧也惟時上

帝集厥命于文王江聲曰此不言武王省文也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鄭曰先正先臣漢書載谷永引此經讀左右句絕日日末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呉汝綸
曰此與詩實左右商王皆當依如字讀孫星衍曰昭釗聲相近釋詁釗勉也汪烜曰先正意屬在唐叔虞
及王孫變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呉汝綸曰謀猷同義詩謀猷回遹肆先祖
懷在位蔡曰故先王得安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戴鈞衡曰嗣字上屬為句汪
烜曰以下傷國家多難造天丕愆王曰遭天之大愆蔡曰為天所譴殄資澤于下
承樸衆後漢書注資利也民侵戎呉汝綸曰此三字為句穀梁注侵傷也說文戎兵也民傷於兵謂翟
入周楚圍宋二事我國家純孫星衍曰古屯純通屯難也即我御事呉汝綸曰爾雅
注即猶今也罔或耆壽俊在厥服漢書成帝詔讀壽字絕句朱子曰今觀古器款識
多云俊在位則當讀壽字絕句呉汝綸曰俊之言進也予則罔克呉汝綸曰大元注克堪也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傳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　吳汝綸曰惟若也祖如周書祭公篇之言祖祭公父如此經之言父義和　永樸案左傳服注伊發聲其猶尚也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績　史記作繼　孫星衍曰爾雅績繼也　吳汝綸曰繼如周禮繼主君之繼鄭注繼主君者償主君也廣雅償導也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　汪烜曰以下嘉文侯之功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吳汝綸曰肇謀也刑法也禮記疏會猶期也　馬其昶曰紹乃辟即所謂有繼子一人追孝于前文人蔡曰猶云前寍人汝多修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　江聲曰修長也扞我于艱扞說文作斁曰止也　吳汝綸曰兼納王伐楚二事言之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寍爾邦汪烜曰以下授文侯以方伯之任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傳曰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

彤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一四匹曰乘　陳喬樅曰僖廿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合文四年傳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戴鈞衡曰詩傳簡大也　鄭曰都國都也　永樸案恤安也

周書十九

秦誓

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史記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崤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金履祥曰此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序誤以為敗崤還歸之作史記繫於取王官及郊封崤尸之後蓋自是師不復東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言之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傳曰眾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應鏞曰民猶言人江聲曰訖止也盤樂也言民止以自順為多樂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王念孫曰俾從也左傳從善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恨

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孔曰員卽云也段玉裁曰據正義知經兩云字本皆作員傳以云釋員故正義曰員卽云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引此經作來就基王鳴盛曰未來形相近王引之曰廣雅基意志也吳汝綸曰謀人者求人也未當作來就成也

人姑將以爲親

吳汝綸曰言以爲親暱而已

雖則云然

王念孫曰云猶有也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永樸案猷通猶尚猶連文新序引此經曰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王鳴盛曰番番當作皤皤旅呂同說文呂脊骨也重文作膂

我尚有之

孫星衍曰尚猶也王念孫曰左傳注有相親有也下我皇多有之訓同

仡仡勇夫

說文引此經曰仡仡勇壯也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傳曰不欲用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說文引此經曰諞便巧言也又引作戔戔巧言曰戔賊也公羊傳引此經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

我多有之注諓諓淺薄貌諍猶撰也易怠猶輕脩也王鳴盛曰諓諓即戔戔亦即截截說文辭籀文辤從台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皇況通蔡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

昧昧我思之蔡曰深潛而靜思也如有一介臣吳汝綸曰介與一同義一介臣即一臣也左傳一介行李吳語一介嫡男斷斷猗王鳴盛曰鄭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孔曰猗者足句之辭大學作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王鳴盛曰鄭大學注休休寬容也如有容能有容也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能能讀曰如故如轉爲能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孔曰愛彼美聖口必稱揚其心好之又甚於口是能容之王鳴盛曰大學作寔是通寔寔又通實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段玉裁曰論衡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子孫上屬黎民下屬吳汝綸曰釋詁職常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王鳴盛曰冒大學作媢鄭注媢妒也人之彥聖

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王鳴盛曰違大學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　蘇軾曰至哉穆公之論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傳曰杌隉不安言危也　吳汝綸曰曰由聿由也韓詩章句聿辭也

邦之榮懷

孫星衍曰晉語注榮樂也　薛擧明曰懷歹也

亦尚一人之慶

王引之曰淮南注尚主也　孫星衍曰詩傳慶善也　薛季宣曰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繫爲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耳　公羊傳何賢乎穆公以其能變也　漢書載李尋說曰昔泰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羅洪先曰泰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　劉逢祿曰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惟文侯之命泰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爲房

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詩書告由正而之變詩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於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文侯之命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正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永樸案法言謂虞夏之書渾渾附韓愈亦言上規姚姒渾渾無涯今觀二十八篇惟禹貢與典謨氣象相同至甘誓而一變矣然去古未遠詞猶簡質蓋承帝者之後而開王者之先者也商書五篇周書自牧誓至立政凡十四篇法言所謂灝灝噩噩韓愈所謂佶屈聱牙者也至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而又一變矣蓋終王者之運者也文侯之命秦誓則霸者之書以王澤未泯所言猶近於道故錄而存之聖人刪書於世運升降之際有深感焉參觀論語述聖帝明王之德及禮運表記諸篇其微指蓋可默會

周書十九

尙書誼略附一卷

敘錄

經解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左傳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莊子書以道事

荀子書政事之紀也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書言是其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

勤功勤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又曰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大傳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也退而巖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尙彈琴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賈誼新書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書所從事

淮南子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書之失拘又曰書之失
也歟

春秋繁露詩書序其志書著功故長於事

舊傳序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
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又曰以其爲
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史記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是故書以道事

法言說事者莫辨乎書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漢書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三國志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抱朴子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中說昔聖人之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又曰書以辨事又曰不學書無以議制

文心雕龍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史通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

書次覽羣籍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

司馬光曰尚書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無難也

楊時曰予於尚書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中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書之所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蔡沈集傳序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董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

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
詩主詠歌卽后夔之樂敎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
屬之事也春秋襃貶卽皋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
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崔銑曰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
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
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誓終
也

右尙書大誼

漢書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

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又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春秋事爲尙書帝王靡不同
之

文心雕龍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顏氏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孔穎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
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益稷
亦謨也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
誥也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

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

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

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

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

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

誥也

朱子曰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

以具事之首尾

董鼎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

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

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達意而已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名篇合其類是亦正也何以攝爲

右尙書體例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尙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

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林之奇曰漢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史記學者多稱五帝尙矣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尙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卽以敎於齊魯之閒伏生敎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是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許

商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又曰古

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
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
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
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
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
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
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
者脫亦二十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閻若璩
曰史記云安國蚤卒夫既蚤卒則巫蠱之難獻書必非
安國矣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攷荀悅漢

紀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

漢書之漏

劉歆曰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

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

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

難未及施行

論衡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

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

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
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發
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
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景帝
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
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
孝成皇帝時張霸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
不相應　朱彝尊曰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
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二十九篇馬
班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其中故王肅云泰

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乃序也　閻

若璩曰魯共王壞孔子宅論衡云孝景時較漢志云武

帝末爲確其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

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武帝方卽位十三年安得云

武帝末乎

後漢書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尙書東海王良習小

夏侯尙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尙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尙

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

文尙書遂顯於世

隋書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

篇獻之初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又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

輿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

顏師古曰衞宏定古文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

孔穎達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

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賾字仲眞眞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安國之所注也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又曰古文兩漢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江左學者祖焉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惟焯炫最爲詳雅今奉勅考定是非謹與王德韶李子

雲其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江左中興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

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新唐書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　林之奇曰今之所傳皆唐天寶所定之本

馬端臨曰漢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俗字也

右尚書刪訂授受源流

墨子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法言昔之說書者序以百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漢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書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其善者上自

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

釋文孔子刪錄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孔穎達曰書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二序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

右論書序當信

朱子曰書序恐卽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蔡沈曰序於現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金履祥曰書序蓋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

孫寶侗曰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是則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右論書序可疑

史通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

馬廷鸞曰書序自為一編故曰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足證古序自為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梅鷟曰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孟堅以為孔子所作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

朱彝尊曰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右書序折中之論

吳棫曰安國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漢儒謂伏生之書爲今文孔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紀錄之實語難工

而潤色之雅詞易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考定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轉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似晉宋閒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吳澄曰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

疑枚賾所增二十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王充耘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間如益贊堯安得爲謨舜讓禹當名之以典禹征苗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曰蔡仲之命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

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止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梅鷟曰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冲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冲又受之何人哉冲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爲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卽謐之外兄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

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尚書之言多創爲一紀以
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
情狀不可掩矣又曰允執厥中堯之言也夫堯之一言
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
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此三言蓋
出荀子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
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直以爲大舜之言又以道經
但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於是復鈔略荀卿前後之文
而得精一兩字攘以爲己有
歸有光曰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

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

崔銑曰孔子删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

閻若璩曰漢書藝文志言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

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汨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汨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

惠棟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目具在劉歆造三

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拔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詁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

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

錢大昕曰古文尚書初得之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開闢若增多之書既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衞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

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皆止二十九篇已哉

王灼曰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所謂今文讀之者通之以隸書爾望溪方氏乃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果爾今文若盤庚若周之五誥安國何不並以顯易之辭通之邪且今文禹貢洪範顧命奧澀者蓋寡然簡古精深眞三代古書也二十五篇中有一篇似此否

家惜抱府君曰古文尙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

辨古書之眞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尙書也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尙書之僞大明

右論古文尙書可疑

史通尙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林之奇曰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如公

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亦難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又曰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陳第曰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皆疑古文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佶屈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翳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

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
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
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
末而以枝葉作根榦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
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卒緩卑弱乎
陸隴其曰朱子雖嘗疑古文尙書然命蔡沈作書傳卒
主之又嘗謂輔廣云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所作文字
曾經修飾潤色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
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尙書固終
信之而與伏書並尊並不以張霸之徒例梅賾姚方興

也

方苞曰先儒疑古文尚書之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其詞氣不類今文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趙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夫所謂以今文者卽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右論古文尙書當信

鄭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甯存而不廢

王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假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値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直當黜之無疑耳

朱彝尊曰古文尚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緝逸書成文無大悖理嘗讀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淸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

齊召南曰古文較二十八篇誠不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斗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

遷就其閒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釐然足爲後代準繩不可沒也

龔自珍曰莊君存與傳山右閻氏之緒學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言官學臣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誦書僞書無得與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爲師傅聞之自語曰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

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戒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戒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賢之真言言尤痾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頗為承學者訴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右古文尚書折中之論

王柏曰孟子引堯舜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

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册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

鄭曉曰姚方興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撝然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閻若璩曰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加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

以二十八字横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厎績終而受終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紀舜追及於堯也可以爲紀堯而弁舜事統括之亦無不可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右論姚方興二十八字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又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間文章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只是

撰孔叢子者所作

梅鷟曰瀍水出谷城縣西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安得知此地名乎

閻若璩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

朱彝尊曰書傳於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

右論舊題孔傳

東晉古文先儒多疑爲王肅皇甫謐輩僞撰且詞義昭晰無佚詮釋故今所錄惟今文二十八篇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臯陶謨自帝曰來禹以下先儒謂當與上文連爲一篇其說允矣惟今文合盤庚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然序明言盤庚三篇康王之誥

與顧命且不同序故今特提行以識別

舊傳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康成則以爲在呂刑前蓋以時代先後爲次也今從鄭

宋元儒者說經罕徵古注近儒矯之於宋元諸家復一字不錄皆門戶見也今惟求經旨之明於兩派無所偏徇

是編採諸家之說於程張邵朱稱子遵 御纂七經例也於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雝孔冲遠蔡仲默之名惟首一見餘皆不名以衆所習知故從省也於舊傳但稱曰傳以僞託孔氏不得稱孔安國說也周秦以降

諸子及史記漢書說文玄應之類皆稱原書之名以本非傳注也東樓先世遺書稱某府君不敢名也其他皆名之著其人也

右纂輯凡例

聖帝明王之言存於經者莫備於書而厄於世也亦莫甚於書秦燔諸經易以卜筮之書全詩之存也由於諷誦惟書紀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不易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其爲厄也至矣蓋伏生得二十八篇孔壁增多至百篇當時講師乃各守師承不相通曉終西漢之世惟今文立於學

官古文既以巫蠱之難未及行至後漢傳者稍眾然亦惟今文所有各篇其增多之篇無師說絕未有能創通大誼如劉歆之於左氏春秋者是再厄於漢之門戶也永嘉之亂諸篇散亡然使梅氏之書不出巖穴之閒或猶有惜而收之者乃王肅皇甫謐輩遽撰偽書以惑斯世而孔壁之古文乃眞亡矣是三厄於晉之贗作也凡撰偽書欲取信於世雖逸字賸句旁采不遺況幸而存者所據之本固當視他本為善自唐天寶詔衛包以今文易之於是字畫寖失其眞而譌敓乃甚是四厄於唐之改字也宋元以來専求義理求其説不得率歸之

錯簡其端肇於蘇氏之說禹貢康誥而金華諸子又加甚焉刪益移奪無徵不信是五厄於宋元之武斷也國朝諸儒深矯斯弊每立一說必求有據於古然周秦兩漢之書其引經也不必符本文或以顯易之字易其辭或櫽括數言之義於一言之中使竟據以改數千年相傳之本其可信乎又或不審上下文勢矜其孤證通一室百是六厄於近儒之強經就傳也烏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神聖皐陶稷契伊傅周召之遺文掇拾於暴秦之後而丁斯六厄豈不惜哉雖然此自其所蔽者言之耳若夫訓詁名物以及微言大誼之可尋者自伏孔

馬鄭諸儒以迄於余所逓闡而明者蓋亦夥矣語其訓與事惟時之近古者差足據語其詮則出於後者或反覩前之所見爲更精要在讀者慎取之而已丞樸束髮即誦習斯經有爲之說者必觀觀而契於心必手錄爲閒亦坿下己意如是者十餘年矣歲辛丑客粵東乃取而要刪之都二十八卷名之曰尚書詮略昔吾家惜抱先生論學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必兼備丞樸治經竊本斯義然先生又言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人所未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丞樸之爲此亦自知其難歟不免於僭越然存之以就質有道或亦先

生之所許也合肥李健父孝廉志古好學見而慫之取
付梓人謂足爲習是經者之一助承楳因誦其所舊聞
略以類區爲敘錄一卷於後世有閎儒達識起而糾其
闕遺固夙夜所禱祀以求之者已光緒三十年春三月
桐城姚永楳謹記

尚書誼略附一卷